



朝花夕拾

我寻声回首,发现在白雪皑皑的大峡谷中,戴着红围巾的女老板格外亮眼……

风雪拂过两河口

■ 梁厚能

元宵节一过,好像年也结束了。这么多年来,乌龙山大峡谷深处的两河口我不知道路过了多少次,但很多年前我冒雪上途中,夜宿那儿的经历让我终生难忘。

1982年的春天,好像来得特别的迟,春节都过了,天还在下着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,老家山寨的周围,田野山峦白茫茫的一片。地上的积雪足有一尺多厚,临近春季开学了,也没有融化的迹象。当年,十七八岁的我还在设于招头寨的县第四中学读高一,老家到那里,中间隔着两三个乡,有六七十里的路程,由于当时没有通公路,每次去上学全靠步行,要翻越多座高山,蹚过多条河流,需花上一天时间。

开学了,可是雪还在下个不停,我只好邀上同学族弟白三硬着头皮一道上学。为防打滑,我们在球鞋上绑上棕绳,又各自拿了一截一人多高的棍子作探路拐杖。冬天本来就穿得厚,又背负几十斤重的书籍和生活用品,行走起来非常艰难,速度非常缓慢。

我俩深一脚浅一脚,一路走走停停,先后翻过了土地坳、小马鬃岭、茅场坝石拱桥、杉树坡,一路上很少碰见人。虽然走得慢,一路还算顺利。但在下杉树坡的途中,还是出现了一点状况,由于坡陡路滑,我重重地摔了一跤,滑了一丈多远,背篓里的糍粑跑了出来,有两个滚下山坡去了,人也一直往下滑,差点掉下悬崖,幸亏小时候经常上山砍柴,练就了身手,我把抓住路旁的一棵杂树,方才停住。可谓“折财免灾”。

我刚爬起来,只听见白三发出“哎哟”一声,也摔了一个跤。背篓里的米和书都

倒了出来,撒了一地,我帮他书捡起来了,因米与雪颜色相同,连米带雪只捧起来一半多。想起以前老师常说,“在哪里跌倒,就要在哪里爬起来”,我们爬起来又继续赶路,我俩过了娃娃潭,沿着皮渡河上行,刺骨的寒风“嗖嗖”地迎面吹过来,像刀子往衣领里钻。

当我们身披雪花、满身泥污、踉踉跄跄地来到两河口时,已到傍晚时分,比平时慢了三四个小时,按以往的速度,此时我们应该翻过火烧岩了。脚下的鞋子早已进水,裤腿、袜子全部湿透了,走起路来“叽咕叽咕”作响,又冷又不舒服,样子狼狈不堪。于是,我们决定找户人家借宿一晚,先把打湿的衣服烤干,第二天再赶路。

两河口,因皮渡河和老兴河在此交汇而得名,由于地处三岔路口,曾先后是老兴大公社、火岩乡政府的所在地,曾经是一个繁华的地方。后来乡政府搬迁到皮渡河上游一个叫纸厂的地方,设在这里的学校、卫生院、供销社等单位,街上居民也随之迁走了,只剩下长满树木野草的废墟,冷清得很。

我俩边走边讨论,并向四周张望,终于发现西桥头有两栋木瓦房。我俩走近一看,原来是一个小客栈。没有招牌,只在大门前挂了两个大红灯笼。

只见,大门口站着一个20来岁的年轻女子,中等个儿,脖子上戴了一条大红围巾,把一张俊俏的脸庞衬托得红扑扑的。眼尖的她看见我俩的行头,知道是赶路的学生仔,热情地招呼道:“欢迎两位同学,你们是桂塘坝那边过来的吧?衣服都湿透了哦,快进屋歇息,向火!”

我俩进得屋内,只见火坑里烧了一炉旺火,暖意浓浓,七八条胡子拉碴的汉子正围坐火坑边向火,烤糍粑吃,他们讲着一口

当地土话,身上似乎都带着“武器”。目睹这个场景,曾听大人讲,新中国成立前,这一带是一个土匪窝,湘西最大土匪曾伯阶,曾在两河口上方的一个岩洞里建有行宫,他手下的喽啰经常在此打劫过往行人。眼看他们个个都带着“家伙”,又不时瞟我俩,我仿佛置身于电影《林海雪原》的夹皮沟,心里产生了恐惧感。

不过,我们两个穷学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,不怕抢,又别无选择,我和白三故作镇静,麻起胆子各自找了一条板凳围在火坑边向火,并暗暗观察他们的言谈举止。通过我的一番观察,从他们天一句地一句的对白中,得知他们都是附近的山里人,偶然路过,在此歇息。

我俩一边听汉子们摆各种新奇古怪的打猎故事,一边烘烤打湿的衣服和鞋袜。不一会儿,鞋子鞋袜烤干了,全身也暖和了。招呼我们进来的那个女子过来问晚餐吃什么,我们点了一份腊肉、一份豆腐和一份白菜。也许是太饿了,我俩狼吞虎咽,逮了个肚儿圆。

待我们吃完饭后,天已黑下来,汉子们扛着猎物各自散去,只剩我和白三两个客人,客栈一下静了下来。那个女子在厨房收拾停当后,也来到火坑边,坐下与我们摆起了“龙门阵”。一交谈,方得知她姓王,既是客栈老板,也是服务员,是两河口下方张家槽村人,她还是我们的师姐,高考差几分落榜。毕竟是读过书的人,她有着自己的梦想,不甘于像村里其他姐妹那样,早早地嫁人生子,一辈子生活在大山里。她想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。

在改革开放初期,人们普遍思想保守的情况下,她不惧村里一些人的风言风语,怀揣东拼西凑借来的钱,只身下山租借了

自由地表达并不意味着人们在互联网平台上可以肆意妄为,Momo也绝不应该是网民毫无顾忌地表达观点和伤害别人的护身符。

Momo

是自由表达的护身符吗

■ 熊维西

春节期间,无意中发现,微信推出了一项新功能:当你在公众号的推文下留言时,可以选择除自己的昵称和头像外的其他身份,相当于穿上了一件“马甲”。而在各大社交媒体的留言区诸如“神经蛙”“欢乐马”“哄哄”等用户越来越多,而“他们”其实还是那个Momo。

早在一年多以前,豆瓣上就已经有了Momo的存在。Momo是个活跃分子,几乎每个评论区都有它的身影,语言风格在不断变化,时而诙谐,时而犀利。于是很好奇,Momo到底是谁呢?

而Momo并不是一个人,而是一群,使用着相同的昵称和头像。最初,Momo是社交平台中的默认用户名,其默认头像是一只粉色的小恐龙。慢慢地,更多的人开始刻意将自己的身份设置为默认形式,以此作为一种隐匿自己真实身份的方式。网络上流行着一句话:“一MO做事亿MO当。”指的是当某一位Momo发布精彩点评或不当言论时都会殃及池鱼,让其他Momo遭到莫名的“追捧”或“追杀”。

回望互联网1.0时代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时期。在没有社交媒体的年代,论坛BBS是初代网民分享兴趣和讨论话题的主阵营。人们热衷于分享奇闻逸事、社会热点以及文化作品,这些内容不仅激发了人们的思考,也催生了一些如《明朝那些事儿》《鬼吹灯》《法医秦明》等现象级的佳作。

社区中良好的氛围,网民之间“开放、平等、协作、共享”的互联网精神让每个人都能尽情发挥自己的创造力。百家争鸣也好,插科打诨也罢,网友们展现出了丰富多样的思维和见解。

然而,随着互联网的发展,社交媒体的出现和商业平台的崛起,互联网市场更加垂直细分,长文看公众号、知乎,视频看B站、抖音,网络文学看晋江、起点。微信更是从聊天工具进化成了一个系统生态。算法机制的出现更是让信息过滤变得智能化,基于IP地址、通讯录和兴趣等因素,每个人都被一种神秘的衡量维度贴上了标签,人与人之间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强大连接。但与此同时,网络暴力和网络诈骗等问题,也让虚拟与现实的边界模糊,人们的生活被“数字”入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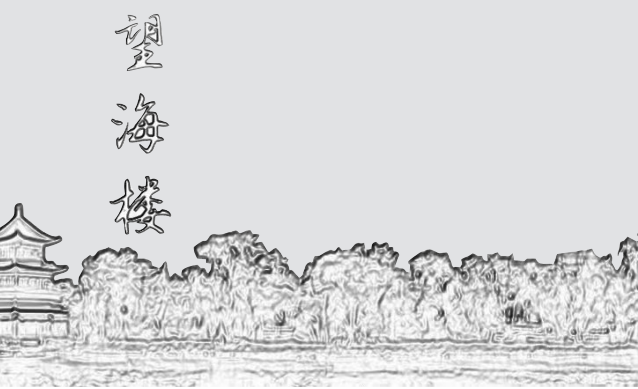
对于普通网民来说,Momo身份代表着自由,不用字斟句酌的自由,能够随心所欲地分享内容和发表意见的自由。Momo身份同样可以让网络创作者敢于试错,不再受到传统身份的限制和束缚,无惧差评。

当然,自由度的延展也带来了情感和情绪的多极分化,他们其中一些人表现出高于现实的正义感,在网络上勇敢地站出来,维持秩序,匡扶正义;一些人则摆脱道德和现实社会关系的束缚,肆无忌惮,信口开河;还有一些人从此三缄其口,陷入沉默的螺旋。

Momo虽然给予人们更多的选择权和自由度,但也让已渐渐开放实名制、开启地址追踪等策略的网络社交平台出现新的隐患:穿着Momo族的外衣,即使认证过电话以及各种个人信息后,一些网民还是会因为镀上了一层保护色,而肆无忌惮地在网络上出口伤人。对于网民来说,无论是否隐身,在享受自由度的同时也应约束自己,不能因为自己的网络安全得到保护,就去伤害他人、网暴他人。积极地参与社会话题的讨论没错,传递积极向上的言论没错,但自由地表达并不意味着人们在互联网平台上可以肆意妄为,Momo也绝不应该是网民毫无顾忌地表达观点和攻击别人的护身符。针对那些披着Momo外衣发表不当言论、造谣、网暴他人的“坏Mo”,网络社交平台应及时说“不”,并采取删帖、封号等处置措施。

“能微信绝不面谈,能打字绝不语音”,在如今这个被网络影响的行为习惯和话语体系中,Momo们的内心深处仍然渴望释放个性。在网友选择穿上马甲,开启自我保护模式之后,更要提高辨别网络信息真伪的能力和素养,理性地了解、冷静地思考、文明地表达,不要让Momo变身成“键盘侠”。

可以预见的是,Momo潮流还将有新的变种出现。人们需要风清气正的网络氛围,只有人们彼此尊重、保持理性和善意,才能真正自由地表达和交流。这种互相尊重和理性的态度才是真正的护身符。



望海楼



园林

徐建军摄

心灵舒坊

随着日子一天天好起来,这个专门招待贵客的美食仍旧保留着,如今已经成为仓颉故里白水县的一道名小吃。即使在渭南、西安这样的大城市的某条街巷里,也能寻得它的味道……

■ 党柏峰

“好吃不过饺子”。对于这种历史悠久的民间美食,人们赋予它许多美好寓意。同时,不断创新其做法,有水饺、蒸饺、煎饺、长寿饺、荤的、素的、杂粮的,白的、绿的、紫的,大的、小的,月牙形、圆形的……可谓是琳琅满目,难以赘述。

春节期间,饺子更是千家万户不可或缺的美味。

提起白水饺子,大的不说,小的不提,那个独树一帜的“碎饺子”则不得不念叨些。也许大家都很困惑,饺子分个大小不行吗?“碎”是个什么意思?说起这个“碎”,大有讲究,小是相对于大,碎则区别于单纯的形状,多了一份精致,更丰富内涵。家乡人,对于一些调皮的小孩,多用“碎娃”,在看似嗔怒的语气当中颇有几分疼爱在里边。

是故,白水“碎饺子”就不是简单的一个“小”能诠释得清楚。据老人们讲,“碎饺子”大概是过去穷光景之下,白水老百姓招呼贵宾的一种独创吧。因为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,不光是农村人,连城里人的光景都是紧紧巴巴的,对于饺子这种美食,不管谁提起,也只能狠狠地咽几口唾沫,把嘴巴抿得紧紧的。

光景就是再不好,年还是要过的,而且得好好过,像我们这些毛孩子不讲

究穿啥,但一到腊月,就像猫闻着了腥气,一个个眼睛直冒绿光,翻箱倒柜,就等着过年那几天吃几顿好的。

将近年关那几天,没有了农事,村里家家户户开始忙活起来,蒸馍的蒸馍,煮肉的煮肉,炸麻叶的炸麻叶……村子里的炊烟到处都弥漫着一股香味。这时候,小孩子最喜欢的是钻到灶火里拉风箱烧火,其实都想着母亲能赏个肉骨头好好啃啃,解解馋。

此后几天时间里,村里的妇女们会让男人们下到地窖里取一些大白萝卜上来,开始忙着准备“碎饺子”。首先是用长方形的礞子把洗净的白萝卜擦成丝,撒上盐,杀出水,再用双手使劲攥掉水分,就成了一个萝卜团,置于案板,再用菜刀剁得碎碎的,然后加入葱花、花椒粉等调味品,这时便会从黑色的粗糙的陶瓷面盆里挖出一大块已经和好的面团,几经揉搓至表面光亮,用小擀杖推成圆形饼状,再用长擀面杖将其擀成约1毫米的薄圆形,找一个手电筒,拧掉前边的罩子,用头在面饼上一拧,一个个小小的圆形的饺子皮就成了,随后再将剩下的边角面团起来重新来一遍,直到最后剩下一小疙瘩,用手使劲一擤,稍稍擀一擀就完成了最后一个饺子皮。

做好这一切,商量好的几位婶婶嫫嫫们便会到家里帮忙捏“碎饺子”。几个妇女围着火炉子,东家长西

家短地编着闲话,手里却不停着,娴熟地拿起一张饺子皮,用筷子夹起一点萝卜馅子,往上一按,卷起来,大拇指、食指和中指合力两边一提,飞快地就形成一条边,收口,双手轻巧地一弯,一个精美的圆圈状“元宝”就成了,有的还是半圆,有的还有花边,顺手摆在旁边的算算上。不一会,几个算算就被摆满了,一圈套一圈,或者像一朵盛开的木莲花,或者,整整齐齐,就像兵马俑一样排列着。

看着包得差不多了,主家便会将铁锅烧开,准备下饺子。这个“碎饺子”不同于其他饺子,它绝不能煮熟,最大煮到八成熟。因为母亲告诉我,“碎饺子”不是自家吃,而是用于正月十五之前家里亲戚时招待所用。如果煮熟了,就不能存放太久。现在把它煮成八成熟,放凉,然后存放到透气的筛子里,大概可以存放半月之久,吃到正月十五。

和城里不一样,我们老家春节走亲戚初几到谁家那是说定了的事情,到了那一天,不同的亲戚都会拎着糕点花馍等礼品,同去一家。由于大家出发的时间和路途远近不尽相同,抵达的时间自然有先有后。大冬天的饭菜容易变冷,主家第一顿饭,一般不会让先到的人等后边来的人,总是先让客人坐到热炕上暖和暖和,炕中间摆个小方桌,上边是几碟碟花生瓜子、炸麻叶之类的零食让客人先吃着唠嗑。自己赶紧跑到

灶火里准备起早饭来。

这一顿饭没有午饭那么七碟子八碗碗,几凉几热那么多讲究,就是一碗“碎饺子”。不过提起这“碎饺子”的吃法,还是说道。主家先是从院子的腌菜缸里取一些腌好的芥菜、红白萝卜、辣椒之类,然后切丝装到盘子里,撒点辣椒面和蒜苗丝用点油炆一下,一般还会有一盘凉拌绿豆芽和油泼辣椒醋酱油,尤其是其灵魂——一碟蒜泥汁,那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佐料。

准备好这些后,主妇们便会让丈夫招呼客人吃饭。自己从面盆里取出八成熟的“碎饺子”下到已经烧开的锅里,盖上锅盖,只要再翻腾起来就熟了,然后一碗碗盛好,挖一勺已经热好的肉臊子,让孩子和丈夫赶紧给客人端进去。

此时,坐在热炕上的亲戚们连忙接过来,先递给长者,再给坐在里边的。看着大家都有了,众人才开始加入辣椒醋和酱油,一搅拌均匀,夹几口小菜,有滋有味。几口“碎饺子”下肚,大家身上早已没有了凉气,屋子开始热闹起来了,大人们扯着闲话,小孩在屋子里嬉闹着……

这就是我们老家的“碎饺子”,在春节期间,必不可少。而随着日子一天天好起来,这个专门招待贵客的美食,如今已经成为仓颉故里白水县的一道名小吃。即使在渭南、西安这样的大城市的某条街巷里,也能寻得它的味道。